

不会写诗歌的小说家不是好编剧 □曹 谁



现在文学的发展是处于叙事文学和影视文学交替的阶段,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机缘,希望更

我在2007年就写作万字的诗论《大诗主义宣言》，后来又写作《大诗学》，最近在酝酿《大文学》，在诗歌、小说、剧本中倡导文学的诗性精神，主张合一天人、融合古今、合璧东西、随物赋形，创造一种“大诗学”。

■ 印象

曹谁,你是谁

□肖 黛

诚然,交谈的由头和话题都不是最重要的。非常重要

的是浸润其间的友谊。说起来我年长他得多,感觉好像就这么谈着谈着话,早先那个有点匆促、有点木讷,甚至有点任性的曹谁,就在他自己的拔节生长中强大了起来。于是,我就听见了他的高声大气:我

曹谁是谁?他解释曹是东方文化之传承,谁是西方文化之核心,在我眼中,他就是这样活成他自己的。因此我又可以作答于更多更多的人:曹谁是我的朋友,是好朋友——呵呵,虽然我极不愿用那个词来表达——是忘年交。

亚欧大陆地论纲

曹准主要用三种文体创作：诗歌、长篇小说、影视剧本，这俨然使他有了一重身份：诗人、小说家、剧作家。诗歌让他凝练人生的情感，小说让他发现生活的传奇，剧本让他具象世界的理念，他在写作中深深汲取三者的互惠关系，将自身生成为一个整体性的写作者，并回到书写写作的本身：无文体之文体创作。文体不是通过区别获得它们的能量的；而是通过命名、通过召喚、通过敬畏，使它们切入持存书写的本体性与自然性之中，并把终有一读的人安置于作品的必然命运，这命运使读与写并置为同一共同体。无文体之文体的共同体贯穿在曹准创作的始终，且践行着合一、天人、融合古今、合璧东西、随物赋形的世界诗学主张。

象征系统与秩序诗学

曹谁已出版的抒情诗集《谁在苦闷中象征》《冷抒情——亚欧大陆牧歌》《亚欧大陆地史诗》，是他秩序诗学的基本宇宙，也是他内在宇宙精神的外显。

曹谁将巴别塔置放在拯救世纪性灾难和重设世界秩序的真理中。从他的抒情史诗中我们能够看出,抒情是一种历史权力意志,在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秩序,秩序的确立、秩序的废黜、秩序

作为秘史的小说

我们的世界有太多的秘密不为人知,曹谁的秘史小说是要解密那些隐秘的事,给世界神话或历史一个脉络,而不再是分散为各个地域的各自单独的神话或历史。为此写出三部描摹世界发展

在曹惟信秘密叙事中,亚欧大陆地的秘史是其从中心美索不达米亚向西到犹太、埃及再到希腊、罗马,向东到波斯、印度再到中国、日本,这就是人类古文明带;从罗马到美索不达米亚到长安,北方从蒙古到匈牙利是那个时代真正畅通的草原地带,文化的中心是美索不达米亚或巴比伦的巴别塔,地理的中心是帕米尔或青藏高原或塔里木盆地,亚欧大陆地是人类真正的共同家园。昆仑是天下龙脉之祖。昆仑山从西面的帕米尔高原起源,西段和中段在西藏和新疆间绵延,到青海境内分为三支,北面的祁曼塔格山,南面的可可西里山,中间的阿尔戈山,祁曼塔格向东延伸到阿尔金山,再从那里一直到渤海。南面的可可西里向东延伸到巴颜喀拉,再从那里延伸到横断山、巫山、武夷山到南岭,从那里到南海。中间的阿尔戈山延伸到东面的布尔汗布达山、阿尼玛卿山,再向东经过岷山到岐山、秦岭,再到洛阳的伏牛山,再向东到泰山、崂山,再入黄海。亚欧大陆地如此漫长而隐秘的命运穿行在曹惟小说作品的始末,这是他秘史小说的空间诗学。

来，这句话被反复说起。卢卡奇注释说，“小说是无神世界的史诗”。史诗是其本身就已经是诗的世界的史诗，这个世界不知道各种事为模式之间的分离，而与之相对照，小说负载着这样的责任：它要把一个失去诗性的世界再诗化。因此，曹谁的秘史小说，是将分离在世界各地的“隐秘而关键之事件”的关系重新梳理，将这些尚未消失的精神坐标重新修整，组成精神的亚欧大陆，使其存在这样一种故事，其人物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，直到他找到那个他启程去追寻的地方或福祉。他可能是个国王，神明的愤怒不断迫使他偏离返回自己国土的道路——抵达最后的巴别塔国：无穷无尽的新的忧伤之地。

剧本：神话和道场

影视剧本《太阳城》写上世纪80年代末，诗人海子在山海关自杀，他的女友“隐身女诗人”叶戈从远方归来，面对的却是他的追悼会。他们本来相约在德令哈会合，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开始在海子的人生中寻找海子自杀的原因。叶戈在追悼会后同海子的初恋波若聊天，波若跟她讲述了与自己跟海子充满诗情爱意的往事，海子因为波若的离开和诗歌的受挫，在蒙古草原上他们最初相爱的湖中自杀，被救人救起后开始到远方西藏旅行，他在旅行的过程中领悟到诗歌和人生合的“大诗”，回去后开始创作诗剧《太阳》。曹淮用诗人海子的作品呈现海子自身的生活的诗人人生，将诗人搬到戏剧舞台上，使人们除了读到海子诗歌之外，还能了解其生命秘密的背景。

影视剧本《昆仑神话》开头便是“在奇景迷人的昆仑山上，化出一道金光，西王母修行千年由一只可爱的老虎化为一个年轻貌美女子，西王母修炼为人形，天庭的众神都来祝贺。她的师傅女娲娘娘一挥手，三只青鸟从天空飞下，落在女娲娘娘的手上化为金钗，女娲把钗子插入西王母头发，告诉她这就是自己送给她的礼物，三只青鸟今后随她差遣，西王母古灵精怪地答应。周穆王看到与众不同的西王母，一见钟情。”曹惟重新书写西王母和周穆王的故事，以丰硕的想象力将遗失在不同地域的中国古典神话修补完整。使昆仑神话完整地展现在影视文学中，这是神话的复苏，文学的母体是诗与剧的神话，文学要回到母

史诗、长篇小说、影视剧本，三者形体差异而内容统一，构成了曹惟善心造境的亚欧大陆地图本。在这些文本中，浸透着希腊、埃及、犹太、印度、波斯、华夏各文明的隐秘历史，曹惟善将他们糅结起来，熬制在神性迷离的亚欧大陆中：有个虚幻的亚欧大陆，属于宇宙大君；有个真实的亚欧大陆，属于地球环境；有个诗学的亚欧大陆，属于曹惟本人。然而，若无诗学的亚欧大陆，那虚幻的和真实的亚欧大陆，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本专刊与鲁迅文学院合作